

黄加满文集·小说散文集

非梦

南海出版公司

梦 非 梦

黄加满文集·小说散文集

黄加满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04·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非梦 / 黄加满 著.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4.7

ISBN 7-5442-2649-2

I. 梦… II. 黄…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59557号

MENG FEI MENG

梦非梦

作 者	黄加满
插 图	董长生
责任编辑	吴 健
封面设计	董长生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6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B座3楼 邮编: 570203
电子信箱	n h c b g s @ 0 8 9 8 . n e t
印 刷	海南师范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272千
版 次	2004年7月第1版 200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2649-2
定 价	20.00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作者小传：

父亲说，老祖宗在明朝年间兵败如山倒从北方一路南逃，最后定居在湖南的澧水河边。母亲说，她们的老祖宗在天津，轮船都有好几艘，后来南下，是当地的大财主，祖辈们从狂赌到大输，家产败尽，最后没办法没落的小姐下嫁给了穷小子。父母亲述说的“历史”与我无关。关乎我的是日月轮回，沧海桑田，天地间定论我为湖南常德津市人。

十六岁报名去当兵，接兵的人说不满十八岁不要；第二年谎报十八岁，果然昂昂然挎上了冲锋枪。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学习四年半，在桂林陆军学院学习近一年，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两年。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先后在广州、长沙、大连、北京等地写小说(也写长篇报告文学，还给北京电影制片厂写过一部电视片，更写了不少新闻稿)林林总总计四年时间。历任战士、班长、学员、技术员、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处干事、编研室主任，海口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海南省委组织部组织处副处长、调研员，海南省委宣传部文化艺术处处长，现任海南省委宣传部社会宣传国防教育处处长。

加满其人其文

鹿松林

加满把一部小说散文集放在我的案头,请我写序。

我最早认识加满,是当电视台台长的时候。一次,他陪德春部长审党建专题片,德春部长请大家发表意见,加满谈的很准确,很在行,我复议了他的点评。后来,我调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分管文化艺术。加满从省委组织部调任宣传部文化艺术处处长,我们一起在文彰同志指挥下工作,我对加满有了更深的了解。

加满是湖南湘北人。湖南人杰地灵,出大官,出才子,出美女。我认识的湖南人,都好学、上进、勤奋。加满十七岁参军,到部队两个月后入团,六个月后入党,一年后成为海南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连队党支部委员;加满当兵两年后被部队党组织推荐上大学,一学就是四年半,而且学的是“铁饭碗”——无线短波工程技术。毕业后不久,部队党组织又推荐加满在桂林陆军学院深造了近一年。一般人看来,一位军官,在部队两所院校深造,知识是够用了,但加满不满足,开始了用业余时间向文学进军。一九八七年,加满如愿考了解放军艺术学

院作家班。当时解放军艺术学院重点录取的是部队有影响的专业作家，加满是被破格录取的。军艺的考官们说：“加满同志虽然是业余的，不过，我们军艺要的就是黄加满”。加满早在一九八八年就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会会员，现在又是中国作家协会海南分会理事，海南省党史学会理事，也曾是《人民日报》优秀通讯员，海南省电视台优秀特约驻军记者。

加满喜吃辣子，敢大碗喝酒，性格直率。工作中、生活中有很多沉闷局面，他扯起嗓子吼上几句，竟能云开光现。由于加满平时能处理好左右前后关系，他“该出手时就出手”，有时也让大家难接受，大家总会善意的笑笑了之。今年年初，省委宣传部召开“海南省 2001—2002 年度优秀精神产品表彰暨社科界、新闻界、文艺界、体育界迎春座谈会”，这是加满调任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后承办的第一个大型会议，省委主要领导要出席并讲话，我作为主管领导，总是有些担心，把完关后顺便让另外一个同志再帮加满同志把把关，不料加满的性格又上来了，对那位同志说，“您就不必再担心什么了，我保证把会议开好就得了。”那位同志也哈哈一笑。结果是，会议开得很圆满，省领导认为：“会议讲话稿写得顺，会议形式活，会务工作也很好。”

《梦非梦》这部中篇小说，是加满写于一九八六年的作品，载湖南大型文学双月刊《芙蓉》第六期，子丹同志任责任编辑。这个作品无论思想性或艺术性都有相当的高

度,文中的“你”是作者主要刻画的人物,这个老工兵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坑道,献给了国防事业。用行话讲,这是一部高扬主旋律的作品。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的艺术探索是大胆的,独特的,富有个性的,这样一种文字叙述形式在文学作品中是不多见的,也只有这样的表现形式,人物才能是栩栩如生的、独特的“这一个”。《梦非梦》是“改革文学”、“新写实主义”?或者是“新历史主义”、“先锋派”、“新生代”作品?我认为都不是,她是一部“黄加满个性”的中篇小说。就同一个素材,作者还写了两个短篇,《七彩虹》和《天上的星星最知道》,现在被作者一同收进了《梦非梦》这个集子里。从这两个短篇里,我们知道老工兵姓郑名天明,那个调皮的新兵姓方名晓亮。当然这样说有一点牵强。我所要说的是,读了这三篇作品,就更加证实了同一个素材,不同的作者或者就是同一个作者,关照点不同,切入点不同,那么产生的作品也就会完全不同。《从“后门”进来的人》这个短篇,可以说是一篇纯现实主义的作品。军队基层干部的那种正直、上进的品格,包括他们的欢乐、苦涩,是十分朴实、亲切,感人至深的。这篇小说一九八五年在《解放军文艺》发表后,据部队的朋友讲,当时军内外反响强烈,好评不断。同样,《铁打的营盘静悄悄》亦不失为一篇军事题材的力作。作者无意寻求语言的实验化、游戏化,作者关注的焦点是用独特的军人语言向读者讲述一个个性鲜明的当代军人的故事。斗转星移,世纪更替,中国人站在了实现民

族伟大复兴新的转折点上。在这个“转折点”的军人心态、性格是什么样的呢？《铁打的营盘静悄悄》中杨正业给我们作了很好的形象化的回答。《自由的日月》和《骚动》这两个短篇，完全又是另外一种风格的作品，我们似乎怀疑这不是加满写的作品，但这两个作品实实在在就是出自加满之手，因此，没有怀疑的根据和理由。《自由的日月》是加满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时写的作品，还未拿去发表，军艺作家班的老师和同学们就争相传阅。作者落脚在他的语言家园里，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近乎童话世界。而《骚动》呢，一面是“这如雷的吼声惊天动地，撼人心魄，威震敌胆”；一面是“菊花没有这般娇艳，桃花没有这般轻佻。哪里来的这些女孩子！”两个场景在交替展现，两组人物在轮番出场。这个短篇我认真看了两遍，没有征得作者同意，权且把她归结为“实验体小说”一类。

究竟如何评价这部《梦非梦》，我似乎说得太多了。加满已在军内外发表了一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且多次获奖。对加满的作品，我想，名家和读者的评点，比我更权威！

近期，加满已调任社会宣传国防教育处处长，愿他在新的工作岗位，百尺竿头——更进一尺！

二〇〇四年五月十六日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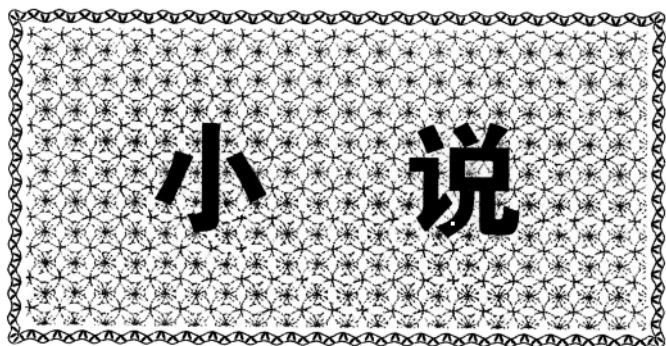
加满其人其文	1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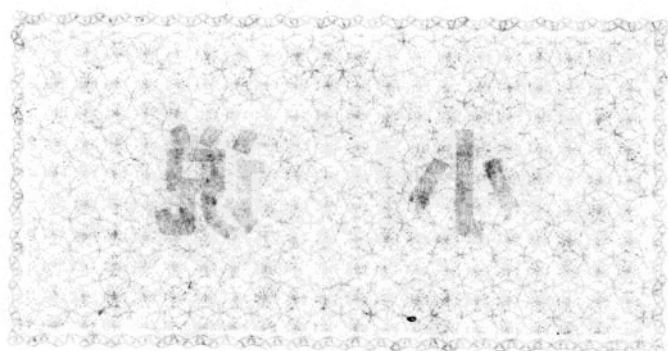
小 说

从“后门”进来的人	3
梦非梦	19
太阳的童话	58
自由的日月	61
山村里有一支月亮的歌	77
转折	87
铁打的营盘静悄悄	102
骚动	144
七彩虹	159
优秀士兵	180
军长	186
天上的星星最知道	190
滋润	207
陀螺	210
你有一把金钥匙	227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235
到小屋去	245

散 文、随 笔

金沙滩	251
西部之星	254
拳拳赤子心	258
小岛“阿波罗”	270
平凡也一日	275
老军工	282
战士和猕猴	287
月芹大姐	290
读书乐	294
中国有一万个太阳	298
踏踏实实地做事	307
更美好的是从今天的美好开始	312
约瑟芬皇后	315
采取措施	324
春风吹拂天涯绿	330
即今谁是出群才	348





从“后门”进来的人

1

五月。在师通信营架线连钻了十一年山沟的指导员丁一柱，突然在工地上接到了要他去军政治部干部处当干事的调令。本来营长马涛叫他三天内交完班即去报到，但六天后他却还在工地上背线、抬杆。从心里说，他是很愿意去干部处的。妻子晓晓就在军部附近的医院当护士，从此可以结束“牛郎织女”的历史了。再说，单调、枯燥、辛苦的架线兵生活，他也确实尝够了，也该换换胃口了。入伍时，全身一点病痛都没有，现在是关节炎、腰痛病都有了，胃也不太好。但是，十一年来，他对硬梆梆、光溜溜的水泥杆已经有了感情，五毫米铜包钢的输电线在他结满了厚茧的大手里，钳子一夹，“嘎嘣”就齐头断了。十一年来，他和战友们一共架通和抢修了多少公里的国防和民用线路？这些是有关业务部门的事，他没有想过。但是现在，真的要离开这里了，离开同他朝夕相处的一百多名战友和兄弟了，他心里又觉得割舍不下。

晚饭后，丁一柱的老搭档——连长陆恩奎，和他不约而同地拿着肥皂、毛巾以及换洗的衣裤到小河沟去洗澡。拐了几个弯，来到一个僻静处，陆恩奎先自己点燃一支烟，接着递给他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后，说：“老丁，明天你一定得走！”

“怎么，赶我了？”他故意狡黠地一笑。

陆恩奎嘴角抽搐了一下，也勉强地笑了笑，说：“老丁，从心里

讲，也许我对你的感情比对我老婆还深。但总有一天，咱们还是要分开的呀！你的心情我理解，你就放心走吧，你走了，副指导员可以提起来……”

就这样，丁一柱去干部处报到了。

第一天上班，他带给同志们的见面礼是一包“阿诗玛”牌香烟。平时他是舍不得买这么好的烟的。晓晓为庆贺他调干部处，特意买了五包给他。他把第一支烟递给处里年龄最大、坐机关时间最长的张干事。张干事淡淡一笑，说：“别客气，别客气！”一面伸出三个指头，“戒烟三年了。谢谢！”

他笑了，他不会像某些谈生意的人那样，把烟强塞给不会吸烟的人。他接着走到戴眼镜的吴干事面前。吴干事正在清理抽屉里的文件、表册，没带把的烟屁股快要烧到嘴唇了，还嗞拉嗞拉地吸着舍不得吐掉，看来这位“玻璃片儿”的烟瘾大得很。

“来一支吧，老吴！”他信心满怀地把烟递了过去。

吴干事猝然一口把烟屁股吐掉，尔后慢慢抬起脸来，镜片后面竟射出了两道奇异的光，下巴一摆，口中念念有词：“谢谢！本人没福气抽那么高级的，还是这三毛来钱一包的‘丰收’过瘾！”说完，连看也不看他一眼。

“嘻嘻……”有人在一旁偷笑了。他不由得一阵脸红，再不好意思把烟往下递。他有些狼狈，早就有“机关越大，人与人的关系越复杂”之说，今天果然应验。他回到办公桌前坐下来，没有作再多的计较，他相信今后和大家相处久了，相互了解之后，关系会慢慢融洽、亲密起来的……

他像新兵那样严格要求自己。部里派到处里搞助民劳动的名额，清仓查库的累活，冲厕所之类的公差勤务，他总是第一个争着去。他每天都争取第一个进办公室，把处里三个办公室的窗户全

都打开，用鸡毛掸把所有的办公桌椅拂一遍，把暖瓶提到开水房去灌满。业务上，他不懂就问，虚心求教，从不自作聪明，不懂装懂。

有一天，“玻璃片儿”吴干事无端地在处里发起火来：“看看，什么玩艺儿！一个个都想往大城市调！一人当官，鸡犬升天！哼，想从我这儿走后门，靠边！”

老机关张干事马上把话接了过去：“老弟，你有多大能耐？！如今有这样的说法，‘年龄是金牌，学历是银牌，德才是铜牌’。不错，这三块牌子你都有，可惜呀，老弟，你没有‘王牌’，王牌——懂吗？”话音刚落，处里年龄最小的柳干事，马上像变戏法似的从抽屉里摸出一张扑克牌来：“请看，诸位，这就是王牌！”大家看时，原来是一头卧着的红狮——大王！小柳来劲儿了：“老机关，‘后台是王牌’，对吧？”

大家抿嘴而笑，丁一柱也受了感染，轻声笑了一下说：“小柳，我宁愿要铜牌，也不要你那张纸糊的王牌……”

他的话还没落音，大家却一齐转目向他，像盯着一个怪物。这从不同角度射来的集束光，有惊奇，有唏嘘，也有鄙视……他只有尴尬地低下头去。

2

星期六下班后，他回医院去。

到了家中，晓晓刚洗了澡，喷香溢彩地出迎，似一只轻盈的蝴蝶。她一面取他肩上的挎包，一面搔他的痒儿。她正在兴头上哩！为助她的兴，他愁脸扮作笑脸装，权且把郁闷压在心底。

晚上医院有电影，他没有兴致，无奈晓晓已经拿了他的凳子先下楼去了。

看完电影回来，他写日记，晓晓坐在床沿给他织毛背心。

她忽然在他背后咯咯地笑起来：“喂，干部处的干事同志，记什么呐？我这儿有个秘密，你猜猜？”

他听着，想了想，脸上浮起一丝甜美的笑意，转过身来，望着晓晓，一面用钢笔筒点了点自己的腹部：“有了？”

“做梦！”晓晓冲他一噔，脸儿飞上了一层红晕。

“那我猜不着，有什么你就直说吧。”

晓晓嘴一撇：“你呀，木头脑袋！我问你，在机关感觉怎么样，比起山沟里抬电杆来强多了吧？”

“那看怎么说！”他一本正经，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哟，别狗坐轿子——不识抬举！你现在风不吹，雨不淋，是凭你自己的本事干上来的？”晓晓两只大眼睛忽闪着，有意不往下说。

丁一柱知道，她这个神态，肯定是又要卖关子了，你若问她，她会偏不告诉你。以前丁一柱上过当，这回他干脆不理，转过身去继续写他的日记。

“哎哎，你这个人呐，人家有话跟你说嘛！”晓晓急了，丁一柱这才转头冲她一笑，说：“你呀，自作自受！有话就讲，要我每次求你，办不到！”

晓晓眨眼瞪了他一下：“那好，我问你，你觉得我妈这个人怎么样？”

一提岳母，他便故意叹一声：“唉——请原谅，我不喜欢背后议论人，这是自由主义！”

“你坏！告诉你吧，别看我妈平时对你不怎的，关键时刻还是向着你的啦。这次你调干部处，没有我妈就不行！”

他暗里一惊：是这样？怪不得别人那样看他！晓晓说完，不无得意。他却像个木头墩子呆坐着，半天说不出话来。

晓晓见他这样，又后悔不该告诉他，便说：“我也知道这样做不好，可有的人比咱们厉害得多呢，这算什么！”

温馨的海边之夜真醉人哟，窗外清风徐来，夜来香沁人心脾。晓晓枕在他结实的臂弯里，早已酣然入睡，他却久久不能合眼……

“你就是小丁——丁一柱？”

岳母第一次和他见面，开口就是这样一句话。老太太说是过了五十的人了，看上去顶多不过四十五六岁。她还保持着军人的装束：运动头，的确良衬衣扎进了裤腰带里面；一双很有精神的目光直直地盯着他。他红着脸急忙去给老太太倒茶。

“别急，别急，我不渴！来，坐下，坐下！”

他不知老太太要干什么，乞求似的望着站在一边的晓晓。晓晓看看他，又看看母亲，也很茫然。只见老太太从皮夹子里掏出几张纸来，不慌不忙地说：

“小丁哪，你是连队指导员，搞政治工作的。我这里出了几道考题，限你一小时交卷，怎么样？闭卷考试！”

太出他的意外了！

老太太端然正坐，俨然一个考官。既然“军令”已下，他只得硬着头皮应试，心里那个咚咚咚地跳呀，像打鼓。他镇静了一下，才开始仔细地看那六道考题，幸亏他还是读了几本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四十分钟后，他双手把答卷捧给这位非同凡响的考官——未来的岳母大人。

老太太接过考卷，挥了挥手：“去吧，去吧，晚饭后来这里听消息。”

等他告辞出来，才发觉自己的衬衣已经被汗水湿透了。他不敢想象，这样的事传到战友口里，该会成为怎样的笑谈……

后来连续三年，他三次来医院休假，常常是前脚刚进医院的